



【字里行间】

顾城身后美丽危险的碎片

文 / 胡少卿

北大教授吴晓东回忆学生时代听顾城的讲座,觉得他随口说出的句子都无比优美,使人迫不及待想记下来。看《顾城哲思录》,就知此言不虛。这些散文性段落,比诗歌更为舒展、放松,也更明白易解,它们有一种华美丰盈的气质,使人感叹原来现代汉语也可以漂亮如是。全书采用语录体或曰断章体,将顾城星星点点的灵感连缀在一起,宛如穿珠成链,琳琅满目。书中的想法都纯粹、透明,使得全书成为罕见的“通体透明”的书。

顾城出国时,随身带了两本书,一本《老子》,一本《六祖坛经》。这两部薄薄的中国经典加上顾城天才的感受力,构成了顾城哲思的经纬线。按照顾城的说法,不能说这两部书影响了他,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恰好与他的想法一致。他特别强调“自然”二字,这两个字的内涵,是老庄的“无为”和禅宗“去我执”的混合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就是去掉目的和预设,如佛陀拈花一笑,静享此刻的平安喜乐。顾城强调生活的要义在于看清自己,去除妄想妄动,用禅宗术语来讲,就是“见性”,而见性的人可以立地成佛。《六祖坛经》云:“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在禅宗看来,我们本来拥有最纯净美丽的本性,只是因为各种“浮云”的遮蔽,才晦暗不明,心浮气躁。《顾城哲思录》第一则即是:“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这和你的憧憬无关,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你憧憬结橘子,但是你还

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这里谈的也是“见性”,因为见性而获得内心的平静。这是两个可以相互对照的段落,顾城对禅宗进行了极其文学化的阐发。

本质上,顾城是一个始终没有长大的孩子,如他的诗《简历》所云:“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他明白一切,只是有强烈的愿望要顺从自己的心意去生活,不被社会的规则所改造。顾城的“哲思”,是他用以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的手段。他想保有人之为人最初的自由、纯粹和美感。他喜欢大闹天宫时期的孙悟空,喜欢林黛玉和鲁智深的真性情,喜欢中国传统中空灵、美好、洁净的部分。他向往两种生活境界:桃花源和大观园。他在新西兰激流岛上试图建立的领地,就是这两种想象的综合,而现实给予他迎头痛击,很快就把他压垮了。他的失误就在于把文学和生活混为一谈,而不能如通常人们所做的,建立一种分裂的人格:幻想是幻想,现实是现实。他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境遇,正如书中的自白:“我在现实里做着文字里的事。我在文字里做,他们也就笑笑;我在现实里做,他们就不笑了。”最后,随着英儿、谢烨相继离去,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者:“你们都到生活里去了,生活里人口众多,你们为什么要认识我呢?”

顾城归纳诗人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时说:“要找出诗人和常人的不同之处的话,有一点,就是他有一种虔诚,他希望自己变得透明、通达,好让光能够清澈地通过。”他活得过于纯粹了,因为纯粹而透明,因为过于透明,尘世一定会给他致命的伤害,这是早晚的事。他



《顾城哲思录》
顾城 著
顾乡 校
重庆出版社
2012年7月出版

自己也很清楚,他说:“我是死了的人。实际上贾宝玉根本不能有超过十七岁的生活。”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都能预感到,他们甚至在等待他如水晶般破碎。

这本书,就是顾城身后留下的美丽的碎片,恰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危险的碎片\让红眼睛的上帝和老板们\去慢慢打扫”(《有时,我真想》,1982年)。顾城的死并非与我们无关。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顾城,只是早早就死掉了。我们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样子、最初的愿望,忘记了如朝阳喷薄般来到生命中的爱与美。我们变得沧桑苦涩,面目全非。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唤回一点记忆。

【好看小说】

《天宝物华》 一块好胶

文 / 赵德发

他说,
他说,
他说,
……

这部小说非常奇怪,很多章节都由这两个字起头。我把四十多万字读完,依然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读完全卷,我意犹未尽,想一直听“他”说下去,说下去。

我想继续听“他”讲述撼人魂魄、扣人心弦的阿胶传奇。读这书之前,我只知道阿胶是一味中药,由驴皮熬制而成。哪想到,这种“黑如莹漆光透如琥珀”的胶块,竟然有那么多的故事:天龙化驴,为祛瘟疫慷慨捐躯,从此人间多了一味神药;清兵入关,烧杀抢掠,带回的阿胶引发宫廷争斗;孙之獬出主意让清廷颁布剃发令,匪首独一龙抓到他,给他脑后戴上马鬃;东阿百姓被勒令剃头,济世堂传人李庆发舍身相救,避免了一场血腥杀戮;李继禅凭记忆写出制胶秘方,飘然出家为僧;李德祥为救护制胶驴皮,投入火海之中“涅槃”死去;慈禧与慈安竞相生产“龙子”,真假阿胶决定了她俩的胜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走向……情

节大起大落,悬念迭生,读起来真是过瘾。

然而,《天宝物华》并不是那种只讲故事的传奇小说。像制作阿胶一样,不光用足主料,还加入了多种配料。王涛用的配料是文化。他甚至把阿胶当做文化的载体,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思考中华民族的特性。小说以饱满生动的情节与细节,表现了满人入关后与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表现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抵牾与比照。譬如写到清末,作者笔下的咸丰皇帝痛苦地反思:当年先祖入关的时候,明朝军队和李自成的匪寇数十万人马也不能阻挡住我八旗子弟的铁骑,可这才几代人下去,我们就被区区几个西方蛮贼打得一败涂地,朕竟然连自己的栖身之所也保不住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许那些该死的汉文害了我们满人……写到这一层,就比一般的传奇小说增加了分量,提升了品位。

我还特别欣赏王涛的语言。像用细火长时间熬出的阿胶汤汁,黏稠,醇厚,饱含营养,富有韵味。

材料齐备,技术纯熟,因缘俱足,一块好胶便横空出世。



《天宝物华》
王涛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2年8月出版

“人在胶中”,这是书中屡屡写到的一个神秘意象。我读《天宝物华》,也时时出现幻觉:那些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古人今人,好人坏人,都聚集在一件方方正正的物品中,展现多彩人生,宣示无常命运。

【闲读随笔】

最后的贵族

文 / 周鲁霞

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化圈,对书信、日记的热衷是一种风尚。在托克维尔(1805-1859)的17卷文集中,书信竟占了一半以上。不足30万字的中文版《托克维尔书信集》只是其海量书信的精选,却值得钟爱托克维尔的饕餮之徒细细品味,因为从中可以读出一个更加真实和立体的托克维尔。

出身贵族世家的托克维尔,生活在法国由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这样一个激荡纷乱的历史时期。托克维尔的父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差点被送上断头台,幸因热月政变方死里逃生;其外曾祖父自告奋勇充当即将被断头的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因此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此般结局老贵族定已料到,为了心中所悬的普遍原则,他还是站了出来。

作为旧制度的获益者、新时代的受害者,“乡愁”萦怀的托克维尔对刚刚到来的民主社会不可能没有抵触,但他还是把这一社会转型看做历史的必然。毕竟在法国社会的阶梯上,贵族地位的下降、平民地位的上升历时已久,两者的平起平坐只是时间问题。托克维尔感受到这一浩荡趋势,认为转型及身份平等是“事所必致,天意使然”。

万事开头难。许多时候更难的是娜拉走后怎么办。法国大革命在象征性地拿下巴士底狱后,陷入的是近半个世纪的民主的乱局。平等之后自己钟情的祖国走向何方?这是让托克维尔困惑迷茫、痛苦焦灼的问题。环顾周遭世界,唯有美国安然转型且蓬勃向上。于是,托克维尔在1831年4月到了美国,一呆就是9个多月,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先进经验、解决祖国怎么办的课题。

美国的经历让托克维尔兴奋不已。1835年和1840年分别出版的上、下两卷《论美国的民主》记录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是“一篇”至今仍堪称经典的“学习考察报告”。此书的出版也给托克维尔带来了空前的声誉,1838年他出任法国众议院议员,1848年参与了第二共和国宪法制订,1849年出任外交部长。托克维尔坦言:“我的天性是积极的,而且应该承认,是雄心勃勃的。”

学习考察毕竟不是目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自家的问题。作为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一度激动、乐观的托克维尔还是忽略了美国经验的可复制性,更不用说在做好结合文章上下工夫了。从托克维尔的书信中不难发现,自打回到法国后,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如何学习嫁接美国经验,他就长期陷入了失望、痛苦、焦灼中不能自拔。在1840年8月致法国著名政治家科拉尔的信中,竟然绝望地发出“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指望吗”的哀鸣。睿智的科拉尔的回信一语道破:“您所追求的东西是您无法找到的……在行动中寻找政治荣誉,那需要另外的天空、另一片天地,并重新创造一个世界。”

托克维尔之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是个人问题,也是时代、历史的悲剧。作为旧制度下的贵族,托克维尔身上依然流淌着追求卓越、伟大的血液,抱有政治的光荣和梦想,以及有克制的浪漫和激情。然而,祖国毕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托克维尔面对的现实是,人们“为了安逸而牺牲被其视为光辉的东西,为了卑微的事物而牺牲伟大的事物”。他身在其中的政治尤为不堪,因为人们坚信:“政治生活无非是一场人人都在追逐胜利的游戏;除了把政治当做工具的个人野心,政治中没有任何严肃的东西;政治领袖们只是些演员,他们甚至连戏剧的成功都不关心,只在意他们个人角色的成功。”此种环境中,托克维尔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当把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想象、愿望和期盼与我们眼前的景象作对比时,怎么会有别的情绪呢?”

作为一位怀揣梦想与激情的政治家,托克维尔对权力是向往的,但前提是“能体面地获得和保持”。1851年路易·波拿巴即位后他便隐身而退——或许是形势比人强,或许是托克维尔实在不愿放弃老贵族的尊严和体面。托克维尔终于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价值主要在头脑的工作”,退出政坛后,他继续保持着通信的习惯,还写就了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仅供给自己消遣的《回忆录》。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在思考中比在行动中更出色”。

根据托克维尔一生这段“悲伤的故事”,当今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概括出现代性的三大隐忧:意义的丧失、目的之晦暗、柔性的专制。在民主社会,身份平等了,人人皆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个人主义盛行势所必然,无休止地追求个人私利,道德伦理被忽略,人生意义褪色也在情理之中;目的之晦暗是因为商业社会工具理性的盛行,生活充满了功利性的算计,价值弃若敝屣;原子化的个人如若一盘散沙,无力抵抗和抗衡专制政治,自由面临被侵害的危险。也正是这三大隐忧,让百年前的托克维尔饱受精神的困顿。

托克维尔真是头脑清明,他在通信中曾说,自己一生这段“悲伤的故事”,其实“差不多是所有人的故事”,无非是感受的深浅而已。这段关于现代性的悲伤的故事,至今仍在继续,只是托克维尔那样目光如炬的老贵族已经鲜见。



微博书评

◎深圳小刀:不知道在《婚礼的成员》中,有多少卡森·麦卡勒斯自己少女时代的影子。虽然“精神上的隔离”是她大部分作品的基本主题,但我从这篇小说中读到的更多的是十二岁的女孩在长大成人那一刻脱茧而出的觉醒与挣扎。其描摹之精致,叙述之绵密,读来时常令人有呼吸急促之感,值得再读。

◎浮洛岛:刚看完《英国病人》,起初觉得这么文艺的作品实在不适合我,但越往后看越被小说的语言魅力所吸引,单词或者短句,像一棵棵树一样排列起来,有诗一样的韵律,然而在感情上又相互连接,风格实在是太鲜明。小说的语言很美,以至于随便翻到哪一页,轻轻阅读,就会像有风一样穿过语句,让人沉浸其中。

◎黄老邪:《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著。此选本时间逻辑清晰,一路读过恍悟作者有小清新,也有大辽远:我不必等待繁星之夜/不必引颈仰望/我已将天空置于颈后,手边和眼皮上/天空紧拥着我/让我站不稳脚步//即使最高的山/也不比最深的山谷更靠近天空/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比另一个地方拥有/更多的天空……